

# 治驗回憶錄

趙守真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北京

## 內 容 提 要

本書收載驗案一百例，以內科為主，兼有婦科、兒科。這些驗案，都是作者數十年來臨証心得的重点記錄。

本書特点：文字雖然簡練，但能系統地說明疾病的經過；辨証雖有重点，但能層層深入，說明診斷的根據；處方雖多師古，但能變化出入，隨証而異。特別是書中不少典型醫案，有的在認証確切的前提下，用重劑峻藥，立取速效；有的在証情複雜的情況下，用輕劑和藥，緩以圖功。因此，本書對於充實中醫理論知識、豐富中醫臨床經驗，更好地掌握“辨証施治”在實際治療工作中的具體應用，以提高醫療水平，有參考價值。可供中西醫臨床醫師閱讀之用。

## 治 驗 回 憶 錄

開本：787×1092/32 印張：3<sup>6</sup>/<sub>16</sub> 插頁：1 字數：73千字

趙 守 真 著

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)

·北京崇文區廣子胡同三十六號·

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·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統一書號：14048·2703

1962年12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

定 價：0.35元

印 數：1—5,700

## 自序

医案，乃临床经验之纪实，非借以逞才华尚浮夸也。盖病情变化，隐微曲折，错综复杂，全资医者慎思、明辨、审问之精详，曲体其情，洞悉病服何药而剧，更何药而轻，终以何方面获安全，叙之方案，揆（kú）合法度。俾读之者俨然身临其证，可以启灵机、资参证，融化以为己用，如是始谓医案之良。

吾临床数十年，运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及后世诸家学理。施治虽多奇中，然亦有久治不应，冥思苦索而后有得者，间亦有无法救治而终至死亡者，未尝不叹读书之未达，学医之难也。真赋性稽懒，历年治验，多未笔记。解放后蒞零陵开业，深感党之中医政策伟大，心存奋发，思有振作。乃于诊读余暇，追溯往案，旁搜近验，凡记忆所能及者皆录之，久遂成帙。1959年秋奉调省中医药研究所文献室工作，因思医案乃文献之一，有裨临证参考，遂检出治验百例，加以整理，名曰“治验回忆录。”

诸案皆来自实践，虽绳之以理论，但觉证未能以词达，情未能以文显，杂遫（tà）成篇，自视歉仄（zè）。学薄如余，固不敢尚浮夸，更不敢言才华，不过纪述平昔心得，作异日读书临床之印证而已。至云问世，则吾岂敢。

江华赵守真

序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 1962年7月

20176/12

## 目 录

1. 伤寒变证·····	1	24. 胸胁胀痛·····	24
2. 失表坏证·····	1	25. 胸痹·····	25
3. 寒闭失音·····	2	26. 心下痞痛·····	26
4. 阴虚挟湿·····	3	27. 血虚挟痰·····	26
5. 阴虚发热·····	4	28. 肾虚气喘·····	27
6. 阳虚感冒·····	5	29. 虚寒气喘·····	28
7. 热邪内闭·····	6	30. 咳嗽气喘·····	29
8. 暑邪内闭·····	7	31. 郁热咳嗽·····	30
9. 大汗亡阳·····	8	32. 肺痛·····	31
10. 类中风·····	9	33. 水邪犯肺·····	32
11. 中风瘫痪·····	11	34. 风水·····	33
12. 血厥·····	13	35. 臌胀·····	34
13. 肝阳头痛·····	13	36. 水臌·····	36
14. 瘀血头痛·····	14	37. 气臌·····	37
15. 痰厥头痛·····	15	38. 消渴·····	38
16. 阳虚头痛·····	16	39. 呕吐·····	41
17. 阴虚头痛·····	17	40. 反胃·····	42
18. 风湿热痹·····	18	41. 寒呃·····	43
19. 风寒湿痹·····	18	42. 气呃·····	44
20. 督脉背痛·····	19	43. 热呃·····	45
21. 痰饮臂痛·····	20	44. 留饮胃痛·····	46
22. 痰饮胸痛·····	21	45. 瘀血胃痛·····	46
23. 悬饮胸痛·····	24	46. 胃脘寒痛·····	47

47. 虚寒腹痛·····48	74. 膏淋·····75
48. 寒积腹痛·····50	75. 小便不利·····75
49. 脾虚腹痛·····50	76. 疝气·····76
50. 少腹胀痛·····51	77. 酒病·····78
51. 腹中绞痛·····52	78. 瘰疬·····78
52. 虫积胁痛·····53	79. 头痛云翳·····79
53. 腹中虫痛·····53	80. 头汗云翳·····80
54. 黄疸·····54	81. 暴盲·····81
55. 虚劳·····57	82. 痛经·····82
56. 肝郁失志·····58	83. 血崩·····83
57. 不寐·····59	84. 白带·····83
58. 心风·····60	85. 月癆·····86
59. 怔忡·····61	86. 妇人缩阴证·····87
60. 眩晕·····62	87. 产后瘀痛·····89
61. 遗精·····63	88. 产后类中风·····90
62. 脾虚萎黄·····64	89. 麻疹内陷·····91
63. 阳虚汗出·····65	90. 脾虚吐泻·····93
64. 阴虚盗汗·····66	91. 风热发搐·····93
65. 感后房劳·····66	92. 慢惊风·····94
66. 咳血·····67	93. 呕吐·····96
67. 吐血·····68	94. 小儿热泻·····97
68. 鼻衄·····70	95. 伤食吐泻·····97
69. 尿血·····71	96. 小儿夜间发热·····98
70. 肠痛·····71	97. 小儿痿证·····99
71. 痢疾·····72	98. 小儿口渴尿多·····100
72. 脚气·····73	99. 小儿疳积·····101
73. 泄泻·····74	100. 小儿痲证·····102

## 1. 伤寒变証

王新玉伤于风寒，发热怕冷，身疼汗出，服表散药未愈。转增腹痛泄泻，舌白润，口不渴，小便清利，一变而为太阳太阴并病。用时方平胃散加防风、桂枝，不惟前证未减，反益心下支结，胸胁满痛，口苦烦渴，再变而为太少二阳及太阴诸病矣。窃思证兼表里，伤寒论中之柴胡桂姜湯，病情颇为切合。其方柴桂发散和解，可治太少二阳之表；姜草健脾止泻，可温太阴之里；牡蛎开结住汗，有利气机之调畅；黄芩清热，萎根生津，能清内在之烦渴。是一方而统治诸证，书方与之。否料患者又以病变时延，勿医而欲速效。医不详察证情，认为表实里热而迭汗下之，遂致漏汗洞泻，息短偃卧，而势甚危殆。又复邀诊，脉微欲绝，四肢厥逆，汗泻未已，不时转侧手扰，此属阴阳垂绝之象，亟宜通脉四逆湯挽将绝之阳，配童便斂将尽之阴，以策万全。

附子一兩 干姜兩半 炙草五錢 浓煎，冲童便少

许。

频频灌下，自晨迄暮，尽二大剂，泻汗逐减。当子夜阳回之时，汗泻全止，身忽发热，是阴复阳回之兆。按脉浮缓无力，阴阳将和，邪气外透。乃煎桂枝湯加参续进，益气解肌，二剂热退入安。后以补脾胃和气血调理匝月复元。夫是病几经转变已濒于危，虽得幸愈，然亦险矣。

## 2. 失表坏証

农民谢荆生，年二十五岁。先病感冒未解，寻又大便不利

多日，但腹不痛不胀。诸医偏听主诉之言，皆斤斤于里证是务，频用大小承气汤。大黄用之半斤，芒硝达乎四两，且有投备急丸者。愈下而愈不通，病则日加剧矣。病家惧，因征及余。诊脉浮而略弦，问答不乱，声音正常。据云：口苦胁痛，多日未食，最苦者两便不通耳。细询左右，则谓：“患者日有寒热，寒时欲加被，热则呼去之，两月来未曾一见汗。头身时痛，常闻呻吟，是外邪尚未尽耶？”吾闻之恍然有悟。是病始由外感未解而便闭，屢下未行。乃因正气足以驱邪，邪不内陷，尚有外出之势，故下愈频而气愈闭，便愈不通，此由邪正之相持也。如医者果能缜密审辨，不难见病知源。从其腹不胀不痛，即知内无燥结，况发热恶寒之表证始终存在，岂可舍表以言里。假使因误下而表邪内陷，仍不免于结胸，或酿成其它之变证，为害曷可胜言。幸其人体力健，抗力强，苟免如此。今当依据现有病情，犹以发汗解表为急，表去则里未有不和者。证见脉弦口苦，胸胁满胀。病属少阳，当用柴胡和解；头身疼痛，寒热无汗，病属太阳，又宜防、桂解表。因拟柴胡桂枝汤加防风。服后温复汗出，病证显然减轻。再剂两便通行，是即外疏通内畅遂之义。遂尔进食起行，略事培补，日渐复元。

### 3. 寒闭失音

汪之常以养鸭为业。残冬寒风凛冽，雨雪交加，整日随鸭群蹀躞(dié xiě)奔波，不胜其劳。某晚归时，感觉不适，饮冷茶一大钟。午夜恶寒发热，咳嗽声嘶，既而语言失音。曾煎服姜汤冲杉木炭末数钟，声亦不扬。晨间，其父伴来就诊，代述失音原委。因知寒袭肺金，闭塞空窍，故咳嗽声哑。按脉浮紧，舌上无苔，身疼无汗，乃太阳表实证。其声暗者，非金破不

鸣，是金实不鸣也。《素问·咳论》云：“皮毛者，肺之合也。”又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篇》云：“形寒寒饮则伤肺。”由于贼风外袭，玄府阻闭，饮冷固邪，痰滞清道，治节失职之所致。治宜开毛窍宣肺气，不必治其暗。表邪解，肺气和，声自扬也。疏麻黄汤与之。

麻黄三錢 桂枝 杏仁各二錢 甘草一錢

服后，复温取汗，勿衣二次。翌日外邪解，声音略扬，咳仍有痰，胸微胀。又于前方去桂枝，减麻黄为錢半，加贝母、桔梗各二錢，白蔻一錢，细辛五分，以温肺化痰。续进二帖，遂不咳，声音复常。

#### 4. 阴虛挟湿

翟翁，年古稀，体甚健。嗜酒喜内，常服龟、鹿、参、桂之类调补，故自来鲜病。不料今冬伤于风寒，畏冷发热。身痒无汗，但舌紫绛，上笼白膩，津干口渴，心烦难寐，脉象浮数而无力。乃外感风寒而阴虛内热，即俗云寒包火之候。翁多欲阴亏，湿热久郁，兼之温补常进，不免助桀为虐。猝为风邪触发，故壮热烦渴诸象一时毕呈。然权其寒热轻重，犹属热重于寒，治宜辛凉疏表，滋阴清热为主。如清热而不解表，邪必内陷而助热；解表而不清热，则汗出伤津，尤勿导热势之猖狂；又退热而不滋阴，则水不济火，其热未必可退。凡此种种，稍一失宜，皆能促成病变之恶化。故在治疗上以审认病体，辨清证情，区缓急、别轻重为要。再以用方而论，如大青龙汤主治内热外寒悉重之证；小青龙汤则主治表里皆寒而兼内饮之证；麻杏石甘汤则主治表寒里热挟有喘促之证；而对本证寒轻热重而阴虛挟湿者皆不合。再三审辨，选用越婢加朮汤增液汤合剂。其方

麻黄辛温发汗，石膏辛凉清热，麻石合用清解效力尤著；苍朮辛燥祛湿，生姜辛散和胃，助麻黄以解表；大枣甘温调中，和协诸药；又虞麻、苍之辛燥伤液，佐玄、麦、生地之滋阴生津，转化其用。服药二帖，头身微汗出。虽外热得解，而脉呈洪大，舌紫腻化，湿又转热，口渴烦躁大增，火焰高张，颇有灯原之势。若稍延治，将出见神昏谵语之变证，亟当未雨绸缪，遏阻病机。乃随证处以人参白虎汤加竹叶、花粉、茅根、滑石大清气分之热，日夜进二大剂。次日脉现和缓，烦渴大减。舌尚紫红干燥，余热未尽，疏用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藜根、生地、滑石、茅根、芦根等滋阴清热润燥药。五剂热尽人安，舌转红润。仍服前药二剂，病大减退。最终进以和胃生津育阴之品，如大补阴丸加玄麦石斛及玄麦六味地黄汤与右归丸等轮服。同时增进营养，不一月而康强如初。

## 5. 阴虚发热

姚妇，成友之室也。上月小产后，不慎风寒，随致恶寒头疼，口渴无汗，身热如燔炭，小便黄短。服寻常感冒药，不得汗，热益炽，烦渴不寐。自犹以为外邪未尽，煎服表散药，再以盆盛沸水，患者赤身坐其中，外围草席，上复以物，利用热气蒸发，果得大汗淋漓，但病仍不解，午后热增，肢倦神疲，卧莫能兴，人事虽清，而气短不能言矣。成君见状心慌，急足邀余，诊脉细数乏力，舌质紫红，干燥无苔，烦渴喜饮，壮热不退，其它如前状。成君曰：“是否外邪未清，抑或内热炽盛，尚须汗之清之乎？”吾曰：“尊室小产血亏，虽兼外感，不合峻发，只当滋阴祛邪以图缓解，而乃一再汗之不足，竟复蒸发大汗。盖汗即血也津也，夺血者无汗，夺汗者无血，故血愈亏则外热愈炽，津

愈伤则口渴愈加；血不养心则舌燥而烦，已成阴分内虚阳热外发之象。是时护阴生津犹恐不及，尚可汗之清之以重戕之耶？即使汗之清之，亦难获愿。譬之无根之水而欲长留，无源之井而欲不涸，乌可得乎？当今唯一前提，宜宗古人“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”及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”之法，注重养阴，不在清热，一旦阴津充沛，则不求汗而汗，热不求退而退，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。徐灵胎有云：“盖发汗有二法，湿邪则用辛燥之药，发汗即所以去湿；燥病则用滋阴之药，滋阴即所以发汗。”按滋水即是滋阴，本证宜滋阴解热，职是故也。尊室证状虽危，犹可图治，遂宗前法运用玄麦六味地黄汤加味：

玄参一兩 麥冬八錢 生地兩半 山藥六錢 山茱  
黃五錢 丹皮二錢 茯苓 澤泄各一錢 另洋參五錢  
蒸兌，日服二帖。

五日后证无损益，因思滋阴最难，水到则渠成，病未增即药之匪误，嘱再守服原方三日，前后服药十六帖。某夜热加微恶寒，烦躁不安，拥被呻吟而臥。成君认证情剧变，又飞與迎往，视其面热如醉，脉虽细数而较前有神，别无异状。谓曰：“此为邪正相争，将作战汗，汗出则解，否则殆。不必服药，静以待之，须预煎参麦汤防其变。”夜半果大汗出，热遂渐退，神疲懶言，但欲寐，而脉细停匀。知病向愈，即以参麦汤灌之，戒勿惊问。此后改进大定风珠去麻仁加当归、山药等大补阴液，调养半月，身健如初。

## 6. 阳虚感冒

朱君，中学教员。体羸弱，素有遗精病，又不自爱惜，喜酒多嗜好，复多斲丧。平日恶寒特甚，少劳即喘促气上，其阳气

虛微腎元虧損也明甚。1947年冬赴席鄰村，醉酒飽食，深夜始歸，不免風寒侵襲。次日感覺不適，不惡寒，微熱汗出，身脹，頭隱痛。自煎服葱豉生薑湯，病未除，精神呈不振，口淡不思食，與而來診。切脈微細乏力，參之前證，則屬陽虛感冒，極似《傷寒論》太陽少陰兩感證。其麻黃附子細辛湯、麻黃附子甘草湯兩方，殊不宜陽虛有汗之本證。以麻黃宣發、細辛溫竅，如再發汗則足以損其陰津，病轉惡化，此所當忌。遂改用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，又增附子，并損益分量，期于恰合證情：

黨參五錢 桂枝 芍藥 甘草各三錢 生薑錢半

大棗五枚 附子三錢 囑服三帖再論。

復診，諸證悉已，食亦略思，精神尚屬委頓，脈仍微弱。陽氣未復，猶宜溫補，處以附子湯加巴戟、枸杞、鹿膠、芎巴補腎諸品，調理善后。

## 7. 熱邪內閉

黃翁冠三，自奉甚丰，有病輒喜溫補，以為年老體衰，非此不可，醫亦以此逢迎之。1947年夏月患泄瀉，腹鳴作痛，日十余行。自視為虛，蒸參湯代茶飲。醫不審其證，徇(xún)其意，疏予理中湯，利益甚，更增赤石脂、禹余糧固澀之，利得止。此后胸腹脹滿，嘔不能食。勿醫，猶以為虛，給服香砂六君子湯，意在調氣止嘔健脾進食。詎知三劑后，目合欲睡，口不能言，不煩不渴，漸見昏厥。更醫數輩皆寒者溫之、虛者補之之意，進退十余日，病無增損，遂爾停藥，日惟以參湯養之。由其內兄何君之介，百里迎治。患者僵臥如尸，面色枯黃，唇紅燥，肢雖厥而氣不短，目白珠有紅絲，珠虽鮮動而神光朗然，舌苔老

黄刺裂，两手脉若有若无，足脉三部按之现有力，腹部硬满，热气蒸手。问大小便？其妻曰：“大便日下稀黄水，小便赤短，均甚臭秽。并谓其夫自某友留饮后，归即腹泻，泻止即病如斯。”因知该病先伤于酒食，则泻非虚泻。不为消导，反进温补，以致愈补则邪愈固，内热结聚，阳不外越，故肢厥而不温；胃热不降，逆而上冲，故神昏不语。证为热邪内闭，自非攻下清热不可。无如耽于酒色，肾阴亏损，兼之热久伤阴，不胜攻伐，攻之则有虚脱之虞，不攻则热无外出之路，证情若此，宜策出安全，乃仿古人黄龙汤遗意，以大承气汤加玄参、生地、麦冬，貌虽近增液承气汤而微有不同，此则调气宽胀之力为大。

玄参 生地各一兩 麥冬五錢 大黃四錢 元明粉三錢(另神) 枳實 厚朴各二錢 兼吞牛黃清心丸一顆，并蒸力參五錢备防不测。

当守服前药，不二时，患者腹鸣如鼓，旋泻数次，继复大汗出，突现虚脱象征。即将参汤灌下，同时温粉扑身，顷间汗止。午夜阳气回，厥止发热，四肢能自移，目能视而口不能言，此内邪已动而阳气外出之象，佳兆也。次晨，脉现细数，舌苔黄燥退，色呈紫绛，证似大减，但尚神昏不语，阴分极虚，一时难复。改处大定风珠大滋阴液，加犀角、石膏、莲心开窍清热，日服二剂，四日神清能言，可进稀粥少许。舌不绛，气短息微，肢倦乏力。因余热已清，专重养阴，只服大定风珠原方，不另加味，十日能起床行动。又随进杨氏还少丹(改汤)半月，并吞杞菊地黄丸，遂竟全功。此病一误再误，能斡(wò)旋而安，亦云幸矣！

## 8. 暑邪内闭

刘修齐远商零陵，闻母病，冒暑遄(chuán)归，则病已愈。

但未几日，晚食毕，修齐倏然神昏仆地，口噤不语，四肢厥冷。举家睹状惊惧，迎医多人救治，有谓少阴厥证，药宜温补；有谓痰闭气厥，法宜涤痰调气；有谓热邪固闭，治应清暑开窍。议论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因之远道延余商决。吾视其人肢虽厥而头身甚热，呼吸气粗，目珠呈现红晕，脉轻按则无，重按则细数有力，唇紫红，舌苔黄燥，有时咳一二声，喉中无痰鸣。揆(kuí)思证非少阴寒厥，亦非痰闭气厥，乃如某君所云暑邪内闭之候也。内经“厥深热深”之说可为佐证。如因厥而视为痰闭，药用开提，为害尚浅；若视阴证而用温补，则抱薪救火，死不旋踵矣。现以清暑开窍为治，先用紫金锭磨浓汁，另益元散调开水兑服一大钟。约三时许，目开呻吟，尚难言语，再灌以前药二钟，日晡所神清能言，四肢厥回，身反发热，口渴引饮，脉现洪大，知其内闭已通，热向外发，正宜乘势清透之。药用人参白虎汤加瓜蒌、薄荷、青蒿、连翘、芦茅根等煎服，每日二剂，连服三日，内外热邪均退。再以竹叶石膏汤清余热，生津液，调理旬日即安。

## 9. 大汗亡阳

谭长春，男，45岁。患瘧疾，经治多日获愈。曾几何时，又突发热不休，但口不渴，喜拥被卧，神疲不欲动，此为病久正虚之证，治宜温补。无如医者不察脉证虚实，病情真假，只拘泥于翕翕发热而用麻桂妄汗之，遂致漏汗不止。身不厥而外热愈炽，惟蹇卧恶寒，厚被自温，不欲露手足，声低息短，神衰色惨，证情严重，病家仓皇无计，由族兄某建议邀吾。至时，人已不能言，汗犹淋漓，诊脉数大无力，面赤，身壮热，舌白润无苔，不渴不呕，审系阴寒内盛阳气外格，属诸戴阳一证。治宜

决

回阳抑阴，阳回则阴和，阴阳和则汗敛也。因思伤寒论中之通脉四逆汤及茯苓四逆汤，皆回阳刚剂，若以汗多亡阳而论，则通脉四逆又不如茯苓四逆汤回阳止汗之力大，遂用大剂茯苓四逆汤以图挽救。

茯苓八钱 生附六钱 干姜五钱 野参四钱(另蒸兑)

炙草三钱 煎好，另加童便半杯冲服。

上方实系通脉四逆、茯苓四逆两方化裁而合用之。一日夜进药三帖，午夜发生烦躁，刹那即止，渐次热退汗停，按脉渐和有神。次晨口能言一二句，声音低微，气不相续，此时阳气虽回，气血犹虚，改进十全大补汤(桂枝芍药桂)温补气血。后又随加破故纸、益智仁、巴戟、杜仲等温养肾元，服药半月，病体全复。

## 10. 类 中 风

### (一)

唐翁道彰，家素封，重享受，喜肥甘，多内欲，外表虽硕胖，而内实虚乏也。1946年冬以儿婚操劳，气血暗耗，肝火内炽，心烦不寐，又尝煎服参汤。昨因事赴城，经营未遂，黎明又徒步驰归，感受风露，已觉不适，煎服十全大补汤调养。不意夜食未竟，自谓恶寒头疼，合衣即睡，次早时晏未兴，家人近视之，僵卧声鼾，身热燔灼，呼之不应，进入昏迷状态。一家惊惶失措，遣伴(āng)迎治。抚身壮热无汗，切脉数而欠力，目光晶莹，舌绛干燥，踈卧默然，间有咳声。然以脉证分析，外感风寒而内闭热邪，何以知然？盖其人壮热无汗，踈卧时咳，乃太阳表证；兼之筹谋失意，肝气不舒，郁久而成热，且数进补剂，

致使外邪内热，锢闭其中，无从发越，转而合流横逆，上扰心主，故舌绛干燥，神昏不语。其证有类于中风而实非中风。若言治法，一宜解表以疏肌腠，一宜开窍以清内火。表解则血脉畅，火清则神志明，双管齐下，始勿奏功。当处以古今录验续命汤，方中麻桂解肌透汗，川芎通络活血，参草补中益气，杏仁降气化痰，石膏大清胃热，去干姜之辛热，加香附之调气，水煎顿服。三时许微汗出，揭被展肢，目启不能言，神识犹不清，时以手捺其头，知其头尚痛也。日晡药再进，夜半汗稍多，热退大半，再前方减半服之。

复诊：脉见浮缓无力，热已退尽，舌干不渴，曾大便一次，小便黄甚。此时外邪已解，内热未清，更宜肃清余邪，用四逆散加玄参、生地、蒺藜、梔仁之类，清热滋阴，调肝疏气。日服二帖，三日后，头已不晕，脉略有力，起立行动能自如，舌转白润，口知味，能食饭半小碗，精神尚不佳，身极疲倦，宜服滋阴和胃益气诸药，如玄参、熟地、麦冬、石斛、枸杞、首乌、橘皮、砂仁之属，进退调理匝月，神采焕发，肌肉丰腴，较昔为健。

## (二)

吾友刘汉芳之戚金翁，倏尔中风，伴而往视。翁性喜酒嗜内，身体肥胖。日昨酒后卒中仆地，不省人事，移之床，僵卧如尸，已两日矣。其面热如醉状，身有微热，视其目神光莹然，舌苔黄燥，脉沉而弦数，腹胀满如鼓，重按之，病者额露皱容，似有痛征。问二便，侍者曰：“小便黄短，大便三日未行。”余正沉思间。汉芳君曰：“据证判断，乃阳明燥结热传心包之候。忆洄溪医案中风门有此类似证象，用祛风至宝丹而起，似可仿而行之。”吾笑相谓曰：“君不行医而能知医，言中病机，吾当师徐氏遗法而变通其方，拟三化汤加牛膝、石菖、赤芍，配清心

半黄丸一颗，以达成解表清心开窍通府之目的。”头二煎接进，约四时许，腹雷鸣，大便逼床，口作呻吟，问之不应，腹犹如鼓。其地道虽通，而胃热未尽。当晚原方再进，味爽又腹泻一次，腹始松软可按，目能自启，舌苔黄燥减薄，口欲言而不能言，脉犹微弦而数。汉芳君又曰：“胃热轻减，证象好转，但宜舍下而治上，张锡纯氏之建瓴(líng)汤与证符合。”余曰：“治当如是。”该方为镇敛清降之品，热降则脑清，脑清则神明，服之当效。依据张氏原方分量与服。二剂果然识人能言，舌转和润，口知味，能进稀粥少许，尿长而黄，乃热气下降之征。再于前方加减：

生地八钱 赭石 山药 旱莲草各四钱 地龙一钱

知母 茵陈各三钱 牛膝六钱

再五剂，脉趋和缓，能起床行动。改方五味异功散加首乌、山药、女贞、当归、芍药、内金之类，调气和有益阴。服食月余，体渐健好，未再服药，嘱以饮食调养。~~因珍撰有方~~，历十余年而以它病故，享寿七十有五。

## 11. 中风瘫痪

曹君，县之富商也。嗜酒耽色，膏粱自奉，然以经营称意，豪放日加，而精气以此暗耗焉。近以鹤鹑(jí líng)迭丧，营业一再败北，日夜筹思振作，无如颓势已成，一蹶难起，因是神思大伤，郁抑于心，日借酒以自遣。1948年初春某夜赴友宴会，席未终，欵(hū)然晕仆，神昏不语，身体强直。多经急救，至明始苏。嗣即半身不遂，偃臥在床，神呆流涎，言语蹇涩，大异往昔之精明气象矣。诸医以其夙昔酒色是务，商业劳心，属诸气血虚损，日进温补之剂不效。又经西药注射诸法亦不效，遂

此停治。数月后虽渐有恢复，能坐能食，而言涩身瘫涎神呆诸象则如故。近由其家人伴来零陵中医院医治。诊脉弦滑，舌白腻，头部青筋暴露，常需人按捺，胸胃间抚按有膨满状，溲黄便结，其它诸证存在。查其人先伤于酒色，后则劳心忧思于营业，由于水亏不能养肝，肝旺则气益逆；血虚不能营筋，风动而血上冲，故中风之证成，瘫痪即中风之后遗症也。按之古人文献多有阐述，如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：“始富后贫，虽不伤邪，皮焦筋屈，痿躄为挛。”又《通评虚实论》：“仆击偏枯，……肥贵人，则膏粱之疾也。”《灵枢·刺节真邪篇》：“虚邪偏容于身半，其入深，内居荣卫，荣卫稍衰，则真气虚，邪气独留，发为偏枯。”《金匱·中风历节篇》有云：“夫风之为病，当半身不遂，……中风使然。”后贤对此亦有精切之论说，李东垣谓：“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，或忧喜忿怒其气者，多有此疾。”张三锡云：“中年肥盛富贵酒肉辈，头时眩晕，手足作麻，久久不治，必成偏枯。”诸节论述本病皆由情志忧伤、酒色厚味而起，曹病亦不逾此由。虽其人病久气虚，血凝经络，但胸胃满胀，痰涎壅塞，当先涤其痰涎以治其标，再则益气通络以治其本，后则和其气与培补脾肾以作善后处理。现衡量证情，拟予回春瓜蒌枳实汤（当归、茯苓、瓜蒌、桔梗、陈皮、黄芩、贝母、木香、甘草、栀子、砂仁、枳实、生姜、竹茹），除去苦寒之栀、芩，加祛风之天麻、钩藤，连服四剂。涎唾减少，胸胃宽舒，神识视前清明，而头疼身瘫则若前。改疏王清任补阳还五汤：

生耆四兩 归尾二錢 赤芍錢半 地龙一錢 川芎

桃仁 紅花各一錢 煎冲猴枣散、竹沥。

通调气血，清涤痰涎。服至十帖，手足活动，身能转侧起坐。又三十余帖，人事始清，身亦健旺，可以起床沿行，独步则感歪斜不稳。改服归芍六君子汤，吞送六味地黄丸，历时兼旬，言